尚書逸湯誓考

序

吾師徐同叔先生撰尚書逸湯誓考六卷繼之既卒業肅然起曰偉哉先生之有功於聖

秦火以後伏生傳書老多遺忘孔壁古簡旋復澌滅尚書之存者僅矣幸其佚文散見周秦人書殘句隻字罔非瓌寶晉人作僞專工剽掠掇拾既多至亂篇目衛令以爲禹謨湯刑以爲伊訓天明以爲說命嗣征以爲武成茲詳先生所著逸經考中然而由宋至於

皇朝諸儒羣起而攻之聲罪致討亦既有定論矣乃惟逸湯誓之竄入僞湯誥者易禱旱之詞爲伐桀之語顚

倒事實厥罪尤大而後人能抉其勦竊之妄不能正其變亂之辜則實由孔班誤於前皇邢踵於後諸儒旣崇漢學又膠成見於是數千年來承訛襲舛沿至今日而禱旱之誓之義甚明易曉者昏昏若長夜懵懵若夢寐更無人焉大聲疾呼一破積錮甚可痛也夫前聖經訓後聖定之以垂教萬世辟如日月之代明詎容紊其行度星宿之昭回豈得失其經紀今湯誓雖亡其軼則見於論語國語其詳則證之墨尸荀呂是爲禱旱昭然明白乃始而錯解之旣而剽竊之至乎旣發僞覆而莫悟其悖繆本事甚或妄訾諸子而反誣以增改原文坐使

古聖王罪己應天其言足爲遇變修省之常法其事足爲雩祭告天之恆典者從茲湮泯無可考究而先生乃擴清羣說起而是正之根据古書合而考定之沈晦二千載彰顯於一旦此其有功於聖經爲何如耶顧或者曰是則然矣雖然詮釋一義動數百言得無詞之煩耶繼聽竊以爲不然夫解經猶折獄也伐桀之訛察於麗而斷制之者爲孔君則西漢之大儒也聽其辭而閱實之者爲班氏則東漢之碩彥也爰書既定法吏相承不矜無辜而師聽於單辭者則兩晉以來之經生也積重難返至今日始知其枉而欲以明允反定讞雖伯夷咎

繇復生於世其能出片言遽折之耶是必察辭於差又必明啟刑書而胥占之廣其徵引而兩造具備多其比例而五辭簡孚而後乃稽其疑而決其疵正其僭亂而別其良佞夫而後獄成而可以審克之矣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先生之繁引博證以斷歸一是者意猶是也而曰吾自暢其說而固非詁經體也則所謂夫子自道者也惟是繼聽學殖譾陋老而益落其於經術尤更荒蕪自慚不能仰測高深發明師說邇者以修葺鄞志之役追隨函丈於今四年每當纂述之暇時聞治經之說開我茅塞略知徑竇茲誓考成書將付剞氏

謂繼聰屬在門牆宜序其後繼聰旣以不朽之盛業爲
先生賀又以挂名於末簡私自慶幸而猶懼讀是書者
厭其繁詞而或妄以泰近君之說堯典相例也是用原
先生不得不作之意與作之而不得不詳盡之故以告
學人有道之士一共賞晰之也
同治十年十二月鎭海弟子陳繼聰謹序

序

當代宏碩之彥咸尙漢學夫劉祚四百去古未遠經師踵武授受親切下視宋元憑臆解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然其時講席各尊所聞師傳既殊門戶遂判經說同異天子制詔以臨決之而復駁許箴何詰難不已概曰宗漢孰適主也今專門之學惟知墨守工其佞悅萬口一聲徵或乖違律同非聖甚乃據他引之文改本經之字信傳解之說訾古書之訛高立崖岸自命游夏此近儒之痼疾也殷湯遘旱禱天有誓顧其篇名同於伐桀經有論語傳有國語子有荀墨尸呂凡所徵據胥本穰

災之作鮮涉革夏之事中厄秦火兩誓俱燼濟南口授伐桀之誓僅存禱旱一篇於焉絕矣然古文灰滅散見尚多儒墨雜家章灼可考棘下生手注論語實引墨說而原標大旱卒指伐桀強甲比乙墨始受冤班固韋昭貽惑滋甚東晉尚書剽誓爲誥淆亂舊籍誣罔聖經自宋迄今明正厥罪顧諸家能攻梅氏之非猶沿孔君之誤但知爲伐桀之誓之逸文不知爲禱旱之誓之賸簡於是援孔詰墨揣其增竄執子孫傳聞之言疑祖父親見之策過尚漢學流極至此雖喙之長惡能解哉粵惟古先哲王遇災修行六事責躬不憚己犧爲天下請命

心軫乎兆民而誠格乎上帝記言於太史而垂範於將來雖梁隋季世偶罹旱災猶舉理獄振困進賢黜邪諸事明布爲令用殷禮也而原書久佚舊典始湮徒有旁引之辭莫任補亡之責識者懼焉同叔先生篤嗜經訓博綜羣言融會漢宋無所偏倚爰作逸湯誓考一書根據先秦以糾衆難汎覽曲證敷暢厥辭數千百年沈鬱晦塞之篇粲然復著誠先聖之功臣曠世之傑構也猥以弁文命及下走謹述大旨贅於簡端固始蔣湘南云

爲漢學者斥宋之專爲宋學者譏漢之瑣要其尊仰周人手定書也吾從周曰周學而已蒙習斯語心竊取之

三復是編亮哉其周學乎

同治十年十一月同縣董沛謹序

尚書逸湯誓考目

卷一

尚書逸湯誓考目

尙書逸湯誓考卷一

烟嶼樓經學

鄞　徐時棟同叔學　男隆壽平甫校字

徵引篇第一　周秦古書引逸湯誓文

伐桀之誓在今商書爲第一篇詞嚴義正無可增損且其文首尾完具焉得更有散佚見諸他說哉乃周秦人所引湯誓居然有出今文外者其爲別自一篇而非今湯誓中佚語概可知也先儒合之過矣今先采摭其辭具列如左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白虎通三軍篇引作皇天上帝又三正篇引作皇王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漢石經殘本罪字不重又皇侃義疏本亦無下罪字）

此不言湯誓而知爲湯誓文者以國語引此文後四句明稱湯誓也論語引書多不言出處如不恆其德君子思不出其位之不稱易巧笑倩兮不忮不求誠不以富唐棣之華之不稱詩又如予有亂臣十人左傳明稱太誓而既不稱太誓亦不稱書云蓋其體例每或如此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又藝文志引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據此似逼下數節並是湯誓文矣然予小子節以上記堯舜禹湯事至周有大賚明出周字是下數節皆周初開國事也周字縱可別解而雖有周親四語明見尸子墨子爲文王武王時事必不能妄解者顏氏以下數節連予小子節爲湯事正猶鄭氏韋氏以予小子節連上節爲舜禹事並係錯誤不可信也

國語周語上篇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古人引書往往以己意增損原文即如湯誓此四語凡五見周秦書中而無不大同小異者

墨子七患篇殷書曰湯五年旱

此蓋括用書詞以與上所引夏書之禹七年水相配耳當以呂覽所引爲尙書原文

又尙賢中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

又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

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異端之言固多誣妄至於著書立說引經據典方借先王之詞以伸一己之辯而謂敢於妄造故事竄亂經文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故其論議無足深詰而其援引正藉以補我殘闕墨書之不可輕廢者此類是也

尸子綽子篇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 羣書治要 長短經大私篇

荀子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墨子尸子引湯誓文但有湯曰二字論語引湯誓文僅僅一曰字此述成湯禱旱之詞其爲湯誓文無疑也荀卿大儒必無錯誤又況六事自責適與墨子所引未知得罪於上下句相呼應蓋原文固自承接數千年後猶可想見其前後脈絡也

或謂此數語絕類西京制詔文字而不類尚書余謂漢人詔誥原仿尚書而作惟湯誓旣亡後人但見漢

文遂有此惑耳假令金縢大誥亡於東漢則讀王莽傳者烏知其爲仿周書乎然且說苑君道篇引成湯祝辭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榮一本作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其文與此符合荀子非僞書劉向非妄作豈有本無此語憑空揑造之理又且荀卿生於周季秦幷天下且不及見又焉能逆知西京制詔體耶

或又謂節疾榮盛行興並名諧韻爲僞書賡歌陳疇外之所僅見者余謂此亦少見而多怪也夏商書多亡失而其軼時見他說約略數之若鄭注禹貢引夏

書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墨子非樂引夏書武觀云湰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左傳哀六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墨子非樂引商書湯之官刑云舞洋洋黃言當有誤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懐喪皆有韻語如此其他若孟子之引放勳及太誓墨子之引太誓去發以至呂覽適威史記商君傳賈誼新書班固漢書諸引尚書而諧韻者未易悉數之也而何疑於此

然且荀子所引是篇中禱祝之詞古者禱祝之辭蓋

必諧韻他不具論試引尚書中祝辭證之周書金縢載冊祝之詞惟爾元孫某某本發字也先儒謂成王讀而諱之是也而發字與下疾字爲韻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天字與下身字神字神字爲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地字與下畏字爲韻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歸字與下龜字珪字珪字爲韻此不必以古音古韻嘵嘵論辯也即以今韻言之月發與質疾通先天與眞身神通寘地與未畏通微歸與支龜齊珪圭同通祝詞二十四句而用韻十有二一經指點無不恍然有非强詞所可奪者故祝詞本多韻語而使人宣讀之詞

尤必諧韻者所以便於史巫之口誦也金縢用韻之說雖出余剏論然而不可易矣

何休注公羊傳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疏曰此皆韓詩傳文蓋湯既自責後世遇旱即援爲典禮正如晉宋求雨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也而春秋考異郵稱魯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此或僖公仿成湯爲之或作緯書者不知湯事聞有其說而妄造始末皆未可定若論衡明雩篇謂世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則是王

充不能見湯誓禱六事爲五過耳然湯誓雖亡於秦火爲漢儒所不及見而其事其文博雅者猶能道之故說苑論衡而外若韓詩外傳云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漢明帝永平三年詔云湯引六事咎在一人章帝建初元年孔豐疏云昔成湯遭旱因自責御覽引符瑞圖云昔殷湯之世天下大旱以六條自責會稽典錄引夏香云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然則兩漢以還徵據非一荀卿所引何可疑乎

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御覽三百七十三又五百二十九引湯上並有殷字克並作尅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作湯克夏

四年天大旱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作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御覽引皆作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鄜其手蜀志郤正傳注引作攦其爪文選劉論注引作磨其手又應休璉與廣川長書注引此亦作鄜御覽引作麗其手以身爲犧牲蜀志注引作自以爲犧牲文選劉論注引作自以爲犧御覽三百七十三引作自以爲犧牲又五百二十九引作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此亦不稱湯誓而知爲湯誓文者以旁證甚多也說湯旱者五年七年諸書互異惟墨子之湯五年旱明稱殷書者獨與此合余一人有罪四句至此凡五見

皆有小異惟國語之明稱湯誓者獨與此所引僅差一字然則此眞湯誓文矣又且墨子兼愛篇既已引書而復櫽括書詞以己意申之曰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明明是以身爲犧牲五字又明明是上帝鬼神四字若使本文無此語墨子何能僞造之乎若使墨子果僞造呂覽何能暗合之乎然則此一段眞湯誓文矣諸書所引或一二語或三四語皆是逸誓篇中文字此獨采其首尾使後人因此得知逸誓崖略可幸也可喜也

右凡八條皆釆自周秦古書中其著書之人皆在秦火未焚之前得見古本湯誓者至於不韋以後無能見之故凡漢人說湯禱旱事皆出自師承授受即偶引書詞亦自稗販而來或即引用於吾所見諸書中者故但取其語爲考證篇證佐不敢釆入茲篇愼疑之道也

非伐篇第二　論逸湯誓非伐桀之誓

而不意自漢至今二千餘年凡讀論語者無不以予小子一節爲商湯伐桀告天之誓此其謬誤實始孔君而班孟堅韋宏嗣成之

孔君論語注曰此伐桀告天之文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梁皇氏侃義疏曰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 宋邢氏昺正義曰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

孔君但謂墨子引湯誓之辭若此而皇氏竟謂伐桀告天是墨子書所言則墨書具在何可誣也 皇氏之時僞書尚未盛行故不及湯誥至邢氏則見之矣故云湯誥與此小異而不能知湯誥是晉人僞作竊怪

孔君何以不言尚書之湯誥而言墨子之湯誓於是妄云湯誥小異而墨子正同殊不知僞誥剽竊論語顛倒離合盡用其文其說正與孔君伐桀之說脗合而墨子引此書則明稱禱旱反與孔君伐桀之說相去萬里也總之二人都不曾見墨子但各以己意臆度之故皆妄言如此

近人翟氏灝迴護邢氏謂墨子非僻書邢氏豈得不見以其爲旱禱之詞不合此章義例故但望注爲疏不舉兼愛篇文以質其實夫作疏不質實而但以望文了事其說已爲無理至云不合此章義例則尤不

善讀書人之言論語此章歷記古帝王言語政事全以得民心爲本唐虞夏則本諸四海商則本諸萬方周則本諸善人及百姓及四方及天下之民及重民及得衆任說歷引古書斷章取義大抵皆言得民心而天下治儒者不知其義謂顚倒失次謂零雜無倫序而翟氏乃謂引旱禱詞不合義例吾不知其所謂不合者在何處也

而若孔君則固非皇邢之比而親見墨子者也乃墨子引此書其中明明有今天大旱四字既引書詞又明明有以身爲犧牲祠說於上帝鬼神諸語明白曉

暢無可曲解而必以伐桀告天注釋論語眞不解其何心況論語竝不稱湯誓墨子又但稱湯說卽欲以伐桀解論語各行其說兩不相謀亦聽墨之自存而已又何必故爲牽合特引墨子以惑後人輾轉反復莫明其故古人文字固有不可解者此眞無柰古人何也

於是以意解元牡謂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至班氏諸儒作白虎通承用其義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

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三正篇又引之曰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夫既將誅得而後爲王則未王之前何得僭告上帝既告上帝又何愛於夏禮而惜此一變耶況元牡之用別有意義固非尙黑尙白之說所可泥者說詳旱禱篇閻百詩譏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祕典得見古文尙書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詞按白虎通明稱論語而謂其采之古文尙書此持論之失於眉睫者此篇湯誓至秦而亡兩漢儒者安得見之乎

至韋氏解國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又云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夫兩書同名湯誓韋注國語而未

見墨子其解爲伐桀之誓無足怪者特伐桀之誓首尾完好而誣之以爲散亡則武斷矣後來朱氏彝尊謂是湯誓逸句無疑毛氏奇齡謂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皆不知而强作解人之言然且有必不可合者

伐桀誓中屢稱夏罪一則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卽商民之不欲往者亦以爲夏雖有罪虐不及我故曰夏罪其如台非謂夏王之無罪也而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必往正其罪所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是則伐桀之舉全爲討罪

起見今此誓不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然則當日大興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躬乎但卽國語所引湯誓四語已與伐桀之誓枘鑿不相入如此故禮記坊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勝不勝爲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也歸罪於己無伐人矣而論語堯曰篇所引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二語則是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詞（語詳余所著尚書說及山中學詩記中）亦與伐紂時事絲毫無涉僞書不學無術妄竊其語入之太誓又

竊伐桀誓中語加今朕必往四字夫上云夏德若茲下云今朕必往詞明而義順也若上云過在余一人下云今朕必往又將焉往乎僞書勦竊已有定論而漢晉諸儒誤解論語國語則未有能知之者故詳論而幷及之

余采列周秦古書之引逸誓共凡八條其明稱湯誓者二條而已一爲國語已可見斷斷非伐桀之誓一爲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夫治天下云者有天下之詞也湯未克夏不過殷侯而言天下乎古人文字謹嚴恐無此等侈

大之語是尙賢所引亦斷斷非伐桀之誓也
或曰未革夏命而云治天下固是難通特元聖者伊尹也湯嘗薦尹於桀孟子所謂五就桀者此所云云蓋湯數桀之罪言昔者我嘗求元聖薦之使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治天下者指桀而非湯自謂也下文想更有桀不肯用等語而墨子引書不全耳余謂此說可謂至辯雖憑空意造而亦有理然而有萬不可通者墨既引此書卽申之曰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夫書詞明明是湯責桀之不能用賢而引之者乃誤視爲聖人之能尙賢墨雖異端亦

赫然一時當時至以孔墨並稱而不意其不通文義如此此又事理之所必無者也

然則無藉他證卽兩書之明稱湯誓者已斷難混合於伐桀之誓而況兼愛篇與呂覽之確引大旱顯說身禱有萬萬不可妄解者乎

旱禱篇第三 論逸湯誓以禱旱而作

然則逸湯誓非禱旱之書乎或曰然雖然是時旣變夏章而告天猶用元牡何也曰此不過謂殷尚白不宜用黑牲耳然而事非一端義各有當若但泥一說則周家尚赤亦用騂牲而大田之詩曰以其騂黑閟宮

之詩曰白牡騂剛既用尚赤之騂而又用夏家之黑牲殷家之白牡則又何也

殷人尚白用白牡是也而至於禱旱則變禮矣禮曰凶事用下牲齊旱景公問孔子孔子曰祀用下牲下牲者非所尚正色之牲也如殷尚白則餘色皆下牲也周官牧人曰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禱旱陰祀也陽祀用牲以所尚之色故三代異制而陰祀之用黝牲則無不同也左傳內史過曰享神各以其物北方屬黑黑爲水禱旱用元牡正所謂其物也故先儒有云旱暵炎赤屬火象勝之當以水色黑此理甚

明且正無可疑者

左傳稱天災有幣無牲此或當時列國之制耳雲漢爲禱旱之詩而其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何嘗無牲耶春官太祝疏曰祭法雩禜祭水旱用少牢天災有幣無牲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災成之後則有牲此是爲左氏圓全其說其實非正論也至於牲色則必用黑以水剋火所以勝之也乃春秋繁露則謂禱旱衣服牲殺之色各視其春夏季夏秋冬之時又後漢志注引漢舊儀云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各如其常牢禮此正通典所謂漢承秦滅學

正雩禮廢故不能知牲色也又其後如梁陳用黃牯牛後齊用騂牲（並見隋書禮儀志）隋用犢各依方色（見大唐郊祀錄）唐人用蒼犢（見舊唐書禮儀志）皆非古法而其衣服則後漢皁衣（後漢書禮儀志）晉元服（通典）南齊緇衣（南齊書禮志）梁袨服（隋書禮儀志）故南齊祠部郎何佟之議雩禮有曰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皁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說是也然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但知衣服當用緇黑不知牲色之當用元勳則實由孔班諸君誤解論語遂使後人罔識古制經訓不明害及典禮即此亦其一端也

元牡之說旣明其餘可恍然矣夏罪旣正民困旣蘇而大旱至於如是之久不可解也故曰未知得罪於上下反躬自省所以彰善癉惡與天下更始者未嘗不上契天心而何以大旱如此故曰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則意者我身尚有罪戾不自知乎而萬方何辜遭此大旱耶故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意者萬方尚有罪戾爲我所不及知乎則請降禍於我一身而無以大旱傷民命也故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豈有一語一字可與伐桀稍相關合者乎然則逸湯誓非禱旱之書乎餘解並詳考

證篇中

稱誓篇第四 論禱亦稱誓

然而禱亦稱誓何也凡告軍旅曰誓故禮記曲禮曰約信曰誓檀弓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司馬法曰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禮秋官士師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古書歷歷如此今禱告鬼神而亦名爲誓何也曰此亦非一說所可泥也

左文十八稱周公作九刑之書有毀則爲賊諸語竝非告軍旅也而其名篇則曰誓命但就尚書言之盤庚誥也故左哀十一引其有顚越不共稱盤庚之誥

史記引顛越勿遺亦稱盤庚之誥而其書乃云出矢
言顧命命也而其書乃曰恐不獲誓言嗣更就尚書
名篇言之今文存五誓其四皆告軍旅而秦誓則秦
穆悔過之書也乃亦名爲誓其言曰予誓告汝羣言
之首可知誓非一解固不必告軍旅而始得謂之誓
也然而告鬼神而亦稱誓者則更有確證在也
逸周書世俘解曰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
社于者往也誓者告也此告鬼神稱誓之明證也周
禮天官太宰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注曰誓
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郊特牲亦言卜郊之日王立

于澤親聽誓命此告上帝稱誓之明證也故爾雅釋言曰誓謹也注曰所以約勤謹戒衆文王世子曰曲藝皆誓之注曰謹也所以謹習藝事然則誓者告也誓者戒也誓者謹也禱旱稱誓實兼此三義而秦穆悔過自責之書稱秦誓成湯引罪自責之書稱湯誓以書解書尤義之精確而無藉旁證者也

尚書逸湯誓考卷一

尙書逸湯誓考卷二

鄞　徐時棟柳泉學　男隆壽平甫校字

兩同篇第五　湯說篇第六

僞誥篇第七

兩同篇第五　論商書有二湯誓

如是則商書中當有二湯誓乎曰此難言也

伐桀之誓孟子嘗引其時日曷喪二語明稱湯誓必無誤者禱旱之誓周語引之墨子尙賢引之皆明稱湯誓亦必無誤者而不妨其有二湯誓也九共九篇咸乂四篇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則焉知湯誓

之必無二篇乎

而更有說者古人著書雖事異文異而往往同名周公作周禮亦稱周官名周官乎則尙書百篇序中別有周官篇目名周禮乎則左傳別有周禮之書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云云此明非六官之周禮也是故古逸書有禹誓墨子兼愛篇曰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禹誓者禹征有苗之誓也乃其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亦稱禹誓

明鬼篇曰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此四字疑有譌誤或有又古通有曰蓋卽又曰而日中則會戰時刻耳）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其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明刻本作廖）於社（文較今文甘誓稍詳疑今文有脫簡其字句之異則師承不同或傳寫有誤耳）伐苗伐扈劃然兩事事異文異而居然同名禹誓然則伐桀禱旱劃然兩事而同名湯誓亦何不可之有

然且更有說者書序稱太誓三篇無二名也而墨子天志中篇引之稱大明所引與非命上中二篇非命之引太誓者大同小異下篇引之稱太誓去發是則太誓者其大題也大明去發者其子目也然則知九其咸乂之屬焉知當日不別有子目爲後人所不知乎然則此書雖與伐桀之誓同名又焉知其更無子目以爲區別乎而墨子之引此書稱湯說者又焉知非即當時之子目乎理或有然事無確據此非數千年後所能武斷者而商書之必有二湯誓則更無可惑也

如是則禱旱之誓既已同在尙書何爲百篇序中不

一及之乎曰此又難言也

左傳嘗引景亳之命禹刑湯刑伯禽唐誥等書大傳嘗引揜誥漢書嘗引月采豐刑壘子嘗引總德武觀禽艾豎年衛令相年召公執命等書其名篇皆百篇序中所不及固不能但據書序而謂左傳壘子大傳漢書等書諸所稱引者皆妄說也則書序不及禱旱之誓固已無足怪矣閻氏若璩曰小序雖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然且今文堯典紀堯崩以後舜即位命官甚詳直敘至舜崩而止而書序乃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

天下將孫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由此序繹之一若堯典之書至舜讓于德弗嗣可以完篇而正月上日以下皆非堯典本文者又且汨作等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夫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至十一篇之多而序乃僅僅以帝釐下土等十二字括之此豈能畢舉其大凡乎然則百篇序中之序湯誓者雖僅說伐桀一事又焉知其不已幷伐桀以後禱旱諸事盡及之乎故曰此難言也

湯說篇第六

說墨子引逸湯誓稱湯說

至於墨子之稱湯說則前人有論及之者兼愛下篇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即前所引濟濟有衆伐苗之誓）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云云而孔君注論語予小子履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於是毛氏奇齡解之曰墨子今本稱爲湯說此則傳寫之譌者論語注定無誤耳余謂非也墨子既引此書將復引他書即以意起例有曰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明明別湯說二字於誓命之外何得傳寫錯乎大可讀書鹵莽責朱子攤書據文僅見其半而責人而自蹈之如此

江氏聲解之曰墨子兼愛篇引此稱湯說孔君云墨子引湯誓者蓋後人習見僞孔書之湯誥有此文反疑墨子稱湯誓爲悞因改爲湯說孔君所據墨子實爲湯誓也余謂亦非也如果說字爲後人所改何不竟改誥字而必改說字乎且下文明別湯說於誓命之外此豈又後人所竄入者乎又且墨子尚賢篇又引湯誓其文亦爲僞孔竄入湯誥中後人旣改兼愛篇中誓字何不幷改尚賢篇中誓字爲說字乎以是知叔澐所言亦無據之臆說也

然則其稱湯說何故曰此誤記也古人引書據文往

往增損原辭錯記篇目漢儒注經且爾而況周秦郎
如墨子此篇於引湯誓後復引鴻範之王道蕩蕩不
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而合之小雅之其直若
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而盡以為周
詩此固不必穿鑿附會曲為之解也
而論語注不曰墨子引湯說而曰墨子引湯誓者則
又孔君之誤記也孔君蓋見墨子所引中四語與國
語之引湯誓者脗合遂決知其為同出湯誓無疑也
及注論語見其詞又與墨子所引脗合遂注之以為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忘卻墨子是湯說非湯誓

耳其不證諸國語而必以墨子爲證者則以國語略而墨子詳也此皆了了可爲古人剖析者惟又忘卻墨子所引有今天大旱四字而惑於同名直斷爲伐桀之誓則疏忽太甚不能爲古人解矣

抑又有說者孔君之爲誤記蓋無疑義而若墨子之稱湯說則尙未可定其爲錯誤也呂刑爲甫刑說命爲兌命仲虺爲中蘬冏命爲臩命甚或名篇迥異書序爲咸有一德而禮記緇衣引之爲尹吉本康成此在周秦時原有異同則湯誓湯說或本竝稱其說一湯誓誓也而墨子引之而曰禱說於上帝鬼神正猶秦

誓誓也而呂覽悔過則曰繆公素服廟臨以說於衆

則是說猶誓也其說二、而周禮春官太祝曰掌六祈

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

六曰說又詛祝曰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秋

官庶氏曰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則是說本祈告鬼

神之一名禱旱稱說尤爲義協其說三、然則湯說爲

湯誓之一名正猶甘誓之亦稱禹誓也湯說爲湯誓

之子目正猶太誓之又名大明去發也其同引此書

而尙賢稱湯誓兼愛稱湯說者正猶同引此書此文

而非命稱太誓天志稱大明也周泰人書末易輕議

姑存其說可也

而不意竟有輕議之者（插架既空盡忘近儒諸說其後逐漸購書復理舊業每遇與此誓可相發明者即補作一條加入之自此條論王氏至後論惠氏條皆逐漸增加故不能次序諸說之先後耳）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曰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玩其辭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惟墨子所引於告於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三句不得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禱之時乎

墨子欲取湯禱旱翦其爪髮身爲犧牲之事以證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爲禱旱斷章取義稱爲湯說而其實則湯誓也云云按此眞不得其說而强爲之辭者誣之爲改易爲增多爲衍文恐墨子不任受也夫論語所引自予小子至罪在朕躬凡四十五字此四十五字中何嘗有一字稍涉伐桀意者曾子見錫可以養母盜跖見錫可以發門牡心中先有伐桀之說眼中無非伐桀之語矣而乃曰孰不以爲伐桀曰今方伐桀誰告之是必將曰漢人告我也夫親見尙書之周人且不足據而謂未見尙書之漢人反可據

乎漢人親見墨子而引其書而僞誤其說而謂未見之僞書其所立說反可據乎且以身爲牲尸子呂覽皆言之則是周秦時無不知此事者墨子欲明兼愛之義但引此事便可證成己說何以必取此事夾雜於伐桀誓中乎又且剪髮鄜手呂覽所說較詳墨子而呂覽著此事於余一人有罪四句之下余一人有罪四句固國語之明稱湯誓者呂氏不主兼愛之說又何故改伐桀爲禱旱乎過信漢學遂至盡廢古書甚矣其蔽而錮也

既而讀閻氏若璩尙書疏證則王氏之說大略是襲

疏證而尙有襲之未盡者疏證曰墨子引書多好自增竄如甘誓易爲禹誓增多有日日中爭一日之命等句豈非其衍文耶古人讀書精審孔君注論語卽以論語所引爲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國語所引爲正名而墨子所改竄者自不足信云云余謂皆非也卽如左傳隱六莊十四兩引商書盤庚如火之燎於原上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而尙書大傳引盤庚有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等語傳春秋之左氏傳尙書之伏生乃好自增竄耶增多之爲衍文耶若謂甘誓

易禹誓則記禮者何以易咸有一德爲尹吉耶大抵師承傳授各有不同古今人引書常常異文此豈可盡誣之爲改竄耶且墨翟方著書攻詰儒者必不敢故改儒書自露破綻又且文字異同詞句多寡尙或爲師承之別傳寫之誤而至引書而改易竄亂其本事明明伐桀告天而妄以爲身禱大旱此古今庸妄人所必無之事何則本書具在彼不能以隻手盡掩天下人兩目也今此篇湯誓雖亡墨子不能前知而敢竄亂改易之乎至謂孔君讀書精審孔君西漢大儒何敢輕議而論語此注則未敢深信之也

既而又見翟氏灝四書考異則語益誣矣考異曰墨者所稱詩書俱有別本私授與吾夫子所刪定不同云云則吾不知墨子而外凡周秦漢人之引詩書者往往篇名不同多寡互異略或散見前條豈皆有一別本私相授受耶況墨家果有私授之別本必當謹守其本一字不易乃墨子中引一書至兩見三見者輒復字句參差與前引互異是豈別本之外復有兩三別本耶且翟氏據東晉晚出之禹謨伊訓以攻墨子所引之眞古文尙書是當僞書定論既久之後猶不能辨別黑白則更不足與深論矣

又旣而讀惠氏棟九經古義則眞先得我心矣古義歷引墨子呂氏春秋尸子韓嬰詩傳汲郡古文以證論語予小子云云爲大旱請禱之事且云墨子呂氏皆見百篇尙書故所載與論語同又云今所傳古文湯誥如敢用元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此實灼然眞有所見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惟引而不發未暢其旨耳乃江叔澐作尙書集注謂伐桀與禱旱皆必告天告天皆必自責其詞不妨適同說雖武斷尙未敢斥之爲增竄爲私本也至王西莊遂據百詩之說妄誣周秦人書而翟晴江之說尤悍江氏

爲惠氏弟子王氏後案序稱就正於有道江聲而乃變本加厲不數十年遂頓失其師傳如此故吾嘗謂近世治漢學者必以定宇氏爲巨擘也

僞誥篇第七 論僞湯誥剽竊逸湯誓之妄

至乎東晉而妄人來矣彼見墨子明明湯說而孔君乃曰湯誓說可稱誓則誓亦可稱誥矣況今文湯誓完好無恙必不能更作下篇而書序中但有湯誥而無湯說則舍湯誥奚僞矣又見墨子明明大旱而孔班乃曰伐桀造爲禱旱全文無可依傍僞爲征討之作則易相摹仿矣況湯誥序云湯既黜夏命還歸於

亳作湯誥又適可以追溯之辭申孔班之意則舍湯誥奚僞矣而不知數百年前司馬遷已將眞湯誥收入史記中若豫破其罔而發其覆也者而彼昬不知也

史記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

帝乃弗尋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此蓋史遷從孔君問古文而得之者雖史遷錄尚書往往以訓詁代書詞亦或少有變亂處然而大略不外乎此此眞古湯誥文也

乃晉人不學罔知收拾（王西莊謂僞作者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入之反覺不類故遂棄之耳）而反取諸書之引逸湯誓者割裂顚倒塗改竄亂僞作湯誥一篇眞罪大而惡極也前人攻之已有定論此但論其竊逸誓者

首云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竊取序語也

而呂覽引古湯誓首云湯克夏而正天下故亦以歸自克夏爲起語使若與暗合耳但彼是告天之文此欲改爲伐桀以後之誥不得不云誕告萬方故下文即云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也其必云萬方者以論語墨子並稱萬方下文既將竊用其語故開端先襲用之下又連用三萬方字末乃可以勦竊論語之二萬方不嫌突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諸書所引實爲告天之詞故論語曰皇皇后帝墨子曰上天后呂覽曰上帝鬼神其告詞一曰帝臣再曰帝心今既改告天爲告萬方

而又欲竊用其語不得不以天字爲全篇主意故起
處即云惟皇上帝下文則曰上下神祇曰天道曰天
命曰上天神后曰上天曰上下曰天休曰上帝眞珠
魚目混合於一盤之中又孰能別其眞僞乎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此竊論語墨子文也
特二書引之俱有湯名而此竟去之者彼意以天子
告萬方百姓焉可自稱其名反復事理必不能安故
割愛去之然而古人引書未嘗無少增損而豈有以
古聖王告萬方百姓之詞本不可以稱名原書又本
不稱名而引書者乃故加之名乎孟子引堯典流其

工於幽州上加一舜字帝乃殂落改爲放勳乃殂落堯舜禹湯後人常稱放勳爲史臣贊堯之詞皆與帝王名諱迥然不同而所以加之改之者則亦有故蓋堯典一書竝紀二帝之事又竝紀二帝之崩流共工不加舜字恐人混於堯事也帝乃殂落不改放勳恐人混於舜卒也按說文引此亦作放勳乃殂落許氏用書古文而與孟子合則孟子所引蓋是古文如此尚非孟子之以意改也而至於引周書之有罪無罪惟我在引太誓之我武惟揚則萬不能改兩我字爲武王名也若謂論語歷敘帝王之事恐混此節於上節故加湯名則何不於節首曰字上加湯字而必於予

小子下加湯名乎然且雖加湯名而經神如鄭氏尙混此節爲舜命禹之詞（說見考證上篇）則雖加何益矣若墨子則上稱湯說又稱湯曰下又言湯貴爲天子顯明如此又豈恐人之混雜而乃加之名乎一加不已而乃屢加之乎（墨子引此經又云卽當朕身履）且論語墨子各自引書非相襲也故所引之辭詳略互異乃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必爲原書所本有可知而可去之乎至孚之與台雖無關大旨而兩處各自引書皆是孚非台則原書之亦必爲孚可知彼意旣去湯名商書中又屢見台字故特改之以示異耳而其改墨子之惟字爲

肆字者則以上文旣有僞造誥辭八十餘字故此用肆字相承接耳而不知又大誤也墨子惟字是開端詞例蓋亦原書所有正如金縢記周公祝辭首云惟爾元孫呂覽長利引成王定成周辭首云惟予一人也論語無之所謂詳略互異少有增損者然而論語緊承曰字墨子緊承湯曰字其必爲告詞開端之語灼然可見而蚩蚩然妄加而妄改之此僞造之無理者論語予小子句下卽云敢用元牡墨子惟予小子句下亦卽云敢用元牡則原書之本相承接可知而又妄加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八字於中閒此僞造之

更無理者且不敢赦三字論語墨子文也乃下文全竊其詞特改有罪不敢赦爲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此處則先竊其不敢赦三字豈孔墨讀湯誥並誤記上下文而上文則皆塗抹之下文則皆竄易之乎墨子姑勿論論語柰何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首句竊論語墨子次句則敢昭告於四字竊論語上天后三字竊墨子而故於后上加一神字以示異然而其勦竊有大不通者古者治兵出師原有祭告天地鬼神如王制司馬法所云者而史官則未有紀其伯禱之詞

以爲書者也故今文尚書如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皆詳錄當時命師戒衆之言而若後世持矛禱請之說一字不及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以整飭軍政爲先務而不在於乞憐鬼神以求必勝也僞書無知妄作於武成則竊武王告泰山詞以爲征商告皇天后土之語於湯誥則竊成湯禱旱詞以爲伐桀告上天神后之語僞武成居然以後世尚克相予無作神羞等語入之古聖王口中已爲悖繆無理而僞湯誥則妄之又妄者也天孔班諸君解禱旱爲伐桀雖於事爲舛而謂史錄其當時告天之詞以爲書尚可通

也今既變爲伐桀以後告萬方百姓之語則不過如多士多方詳言夏氏有罪我不得不伐而已而乃追溯向者未伐之時曾告上天神后且追溯向者告上天神后之時曾用某色之牲而且曰敢用且曰敢昭告乎心思之有是理耶至請罪有夏四字直不可解蓋論語墨子於告天句下皆述告天之詞作僞者良心發見亦知向萬方百姓詳述向者告天之語爲更無理不得已割去下文另作別用而此處未易收煞故妄加此四字耳其心可惡其情亦可憐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竊墨子尙

賢篇所引湯誓文也彼引云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作僞者亦知此時尚不得云治天下故刪去而妄改之如此特請命何解上云告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下云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則此所謂請命者不過是伐夏放桀耳然而元聖非他伊尹也郎僞孔傳亦謂是伊尹謂湯求得尹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是尹信不媿爲元聖也若湯求得尹與之戮力以伐夏放桀則伊尹者不過當時一大將而豈元聖乎且僞孔訓聿爲遂夫既已用牡告天而尚云遂求大聖恐後世築壇拜將亦不至如是之晚矣竊

而改之則錯竊之而不改則又錯作僞眞心勞而日拙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此竊墨子兼愛篇文也彼引云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詞明義暢智愚盡曉　今去其上二句突出此言而其上文則歷歷云夏王有罪百姓告無罪天彰夏罪我奉天不敢赦罪因請罪有夏而已罪人黜伏即又申之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安爾邦家則是夏桀既放萬方之兆民有邦之諸侯有家之卿大夫無不允殖而安輯矣而忽云今我未知獲戾于

上下前不陳冤抑後不愬苦難無緣無故突出此言此爲病中譫語乎爲夢中囈語乎不通文義至於此極而敢勦竊人書僞造聖經眞怪事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竊論語墨子文也翦裁塗乙恣所欲爲何其快也而妄亦極矣論語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墨子則曰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有善不敢蔽論語所闕帝臣不蔽墨子所無此引書互異處而原書則皆當有之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二句是言天下人善惡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二句是言自己善惡帝臣者湯自謂也而僞書知之特改有罪句爲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其詞若但竊二書之有罪不敢赦而不知以朕躬代帝臣暗中已倂竊論語之帝臣不蔽也其計可謂甚巧然而有罪不敢赦兩書同引竝此五字此必原書本文而可塗改之乎且上文既云爾有善朕不敢蔽下句必當云爾有罪朕不敢赦而乃略去此意竟以罪當朕躬接之則自有語言文字以來非唯無此文法亦幷無此語例也又且弗敢自赦四字大是奇語何則天子下罪己詔古今恆有而曰弗敢自赦試問天子有罪當作

何議處又當作何赦法此眞晏子春秋所謂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者嗚呼譎詭變詐之言王莽曹操所以愚天下者也而妄以爲古昔聖王之經訓乎至簡在帝心四字兩引一律其亦必爲原書本文無疑乃故加三字以示異則吾不解論語墨子之引此句何以必摘去三字而兩不相謀又兩適相合如此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四句自論語墨子外又見國語尸子呂覽周秦書中至於五見勦竊之似無大害而不知略一點竄而即已大妄也論語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國語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尸子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呂覽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皆先言己罪而後言天下卽論衡感虛篇長短經大私篇之出自輾轉援引者亦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惟墨子引之則曰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明是墨翟偶然錯記顛倒書詞非有他也乃作僞者故舍家絃戶誦之論語而特用隱僻不經見之墨子使博雅者覩之決

爲眞本而不知尙有國語尸子呂覽三書之引之而與論語相符合也古昔聖王責己周而與人恕故論人善惡必先言有善而後言有惡論人己罪戾必先反之一身而後及諸萬姓故尸子曰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朱子曰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是原書必當先言己罪而況四引之如出一轍乎至萬方萬夫及朕躬朕身余一人之屬詞字小異原難定原書之畢竟奚若而僞誥之必用萬方者以前文所僞旣有四萬方此則與相照應而又與論語墨子尸子合也其必用

予一人者以前文所偁既有兩予一人此則與相照應而又與國語呂覽合也此皆詞例之小焉者乃至誕告萬方而曰有罪在余將從此愍不畏死之徒皆可以無惡不作一羅罪譴皆可援天子此誥爲護身符執法之有司且無柰之而湯誰與治天下乎悖謬無理已不勝詰而況一則曰爾有善再則曰其爾萬方有罪三則曰無以爾萬方湯誥中歷歷稱爾毫無錯誤如此而引書者乃熟視無睹竝改爲告天地鬼神之詞呂覽在禱於桑林日之下墨子在告於上天后曰之下論語在昭告於皇皇后帝之下此爲湯誥

僞乎諸書僞乎無論告天告萬方判若霄壤卽以文
字論之四句中連出兩爾字而周秦
人至五引此四句且各有小異而
絕不見一爾字亦可以決眞僞矣

尚書逸湯誓考卷二